

石臼春出老味道

□ 赵自力（湖北）

老家要将危旧房拆除，我家老屋也在内。父亲有点舍不得，拍了许多照片留存，毕竟老屋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。老屋很破旧，像一棵被白蚁掏空的枯树。拆之前，父亲转了又转，想找个能有点念想的东西，最后看到了墙角的石臼。那石臼我也眼熟，尽管落满了灰尘，但遮掩不住儿时的记忆。父亲和我都有点怀旧，于是爷俩一合计，把石臼抬了回家。

石臼洗干净后，恢复了本来的面貌。那凸起的花纹，光滑的内胆，细细摩挲着，觉得格外亲切。

以前，在农村老家，石臼是少不了。印象最深的，就是清明春软萩。软萩长出毛茸茸的嫩芽，母亲吩咐我和妹妹去掐软萩。一只竹筐，装满了软萩，偶尔我还要藏一只青蛙。倒软萩时，青蛙一跳老高，总要把母亲吓一大跳。软萩容易夹杂着草木，母亲总要亲自洗好，交给我们去春。把软萩放在石臼里，我和妹妹轮流踩踏板春软萩，一踩一松，石杵扬起落下，把软萩慢慢春成碎末。抓一把碎末，一阵清香扑鼻而来。春好的软萩，母亲再拿去加工做成粩。软萩粩，我们那里又叫清明粩，清脆可口，还特别有嚼劲，是我们儿时喜欢的美味。

我们小时候，非常喜欢吃汤圆。淘好的糯米，倒石臼里春，然后用罗筛过筛子，漏下细细的粉。这可是细致活儿，要反反复复春很多次，我们有点不耐烦时，母亲总说“慢工才能出细活儿”。那细糯米粉，加水 and 成面团，滴上几滴蜂蜜捏成汤圆，下到滚烫的开水里煮熟就成。那汤圆细腻，带着米的纯香，还有蜂蜜的甜味，夹一个放嘴里，总是舍不得马上吃掉，一点点用舌头拨弄着，直到快要融化了才慢慢滑下喉咙。

几乎各种食材，都可以用石臼加工。花生米、黄豆粒，炒熟后可以春成粉，然后做花生酱、黄豆粉。萝卜春细后，可以和面粉一起炸萝卜丸子。经过石臼加工的食材，味道格外细腻些。母亲说，爷爷奶奶牙不好，石臼春下的食物他们容易下咽一些。

父亲懂得我的心思，请人把记忆深处的石臼，架在小院子里，跟儿时印象中一模一样。想吃什么，就动手去春。记得我们第一件事，就是春软萩，一家人做软萩粩。还真别说，搁置多年的石臼，依然春出记忆深处的老味道。

那枚年久的石臼，现在继续融入了我们的生活，滋养着记忆，承载着乡愁。

桃花十里醉春风

□ 江辰宇（重庆）

东风是一个可爱的信使，把春的消息从一站送往另一站，短短几日便踏遍了青山绿水。

河水最先得到讯息，迫不及待地脱掉坚硬的冰铠甲，一路欢歌向前奔去；河堤的垂柳被河水闹醒，睁开蒙眬的睡眼，伸伸懒腰、甩甩辫子，吐出鹅黄的新芽。山坡上、田埂上沉睡了整个冬日的小草耐不住寂寞，不约而同地齐刷刷探出脑袋；埋在土里的甜葱也攒足了辣劲，白胖胖的葱白、水嫩嫩的葱叶可馋坏了嘴馋的娃娃，乐坏了爱下厨的妈妈……路边的三叶草、萼荠菜从枯草中探出娇嫩的新叶，有点弱不禁风；松柏的墨绿色外套也染了新绿，葱茏青翠得直逼双眼；夜幕降临的时候，连河两岸的歌手也开始呱呱地吟唱；广场影剧院旁的一株株白玉兰，汇聚成一片粉色的花海……

我一直都相信，桃花不是舶来品，她们从古老的《诗经》中走来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如桃花一般美丽的女子，嫁过来一定使家里和顺、幸福美满。这样的桃花也曾开在崔护的思念里，“去年今

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人去楼空，物是人非，怅然若失的惆怅和落寞久久盘亘于崔护的心头。这样的桃花也开在唐伯虎的桃花庵旁，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里桃花仙。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。酒醒只在花前坐，酒醉还来花下眠；半醒半醉日复日，花落花开年复年。”怀才不遇的才子唐寅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车马前，唯有避居桃花庵放浪形骸、留恋花酒。这样的桃花也开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放学路上，和玩伴折几枝桃花带回家里摆在书桌前，它们便盛开在我的笔记本里……

总觉得春日信笺里，写满了桃花的深情款款，桃花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，每年总是如约而至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绽放，把春的讯息传递；不是一株两株，而是成片成林，白的似雪，粉的如霞，红的像火，一缕缕、一条条、一片片，把家乡装扮得分外妖娆，有的含羞，有的张扬，有的妩媚，有的热烈……在万物复苏的时节，夺人心魄，美不胜收。

桃花满树，粉嘟嘟的可爱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阵阵花香沁人心脾，引得蜜蜂嗡嗡忙碌。若是下一场蒙蒙春雨，雨中的桃花更是粉腮垂泪，吹弹可破，娇艳欲滴，惹人怜爱；若是遇上风起，瓣瓣桃花雨纷纷洒落，躺在树下，让娇嫩的花瓣抚摸着你的脸，覆满你的身，想一想便是多么唯美的画面！有桃花的日子是不一样的，即便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也会因一朵桃花而兴奋，因一树桃花而沸腾，在它们的引领下走入一个新的境界。

喜欢繁华如抱的春野，也喜欢东风吹拂枝上的新绿，一支意念的春桃，诗情冉冉、笑靥迎风，绽放在红尘世外的桃源，守候每一个轮回有致的春去春归。阳光如人的心情一样通透，脚步如春风一般轻盈，就是桃花这种花魂不散的淡淡香气，陪着岁月人心，余味悠长。

窗外，明媚的阳光已经满是春天的味道。收拾好行囊，带上一份雅兴和向往，用热爱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去感受春日的风光无限，细数桃花十里，俨然醉春风……



诗路语

梦外

□ 红线女（重庆）

感觉就要尖叫了
可我不能喊
你在电话里关门的声音
此时在梦外响起

你离开的时候
一朵花开了一半
我们的故事
就走下悬崖
在水深处
有时转身
有时面对面

可我想让这花继续开
或者去更高的高空
只要一睁眼或一低头
就能感觉到我

摄影：周宇

清明是时间让开的一条道

□ 谢子清（重庆）

岁月一贯高冷
只对四月另眼相看
每当清明节来临
思念就会一次次放大
先聚焦碉堡梁
然后定格渝家坟
我的十多位亲人在此沉睡

长辈在前晚辈在后
长辈地势高晚辈地势低
构成最起码的规矩
新进入的大伯和二叔
很自觉地站到靠后的角落
此刻油菜花所剩无几
一阵风带走的故事屈指可数

磨盘寨风云录

□ 冉前锋 文/图

磨盘寨又称磐石城、大石城，位于重庆市云阳县新县城龙脊岭公园的最高处，属将军梁山脉，为原双江镇爱国村地界，占地面积35000平方米（52.5亩），寨高垂直30到59米，呈圆锥形状，节节升高，形似磨盘，状如玉笋，四壁悬绝，屹然独立。澎溪北来，在陈家溪折而向西，与浩浩西来的长江，两江交汇于磨盘寨下的澎溪口。磨盘寨正好位于两江交汇山上，两江环侍，夹岸而居，上为平旷，有田地、水井、池塘、房屋、桑竹之属，广植五谷、尤盛柑桔。“城北有修竹万杆、梨树千株，绿影参差，怪石嶙峋，从山腰直达崖壁。城南有翠柏参天，间以柞梨，其他繁花芳树，不可胜数，隆冬不寒，盛夏不暑。山顶俯视大江，船从崖底上下，可手引其帆樯也。”（涂凤书《磐石城记》）。宋元以后，建有昙华古寺，受云阳本地善男信女崇奉，香火缭绕，庙食百世，为川东名刹。而或骤雨初歇，云雾缭绕，若隐若现，流水飞溅，悬空坠落，如练如虹，如梦如幻，此为云阳八景之一的石城烟雨。涂凤书有诗云：

万壑千山拥石城
缘豆更有大江横
晓烟楼欲空中横
春水船疑画里行
草树齐芳前夜雨
峰峦争出远天晴
野棠飞尽垂杨绿
下有幽人坐听莺

磨盘寨最初的记载，出于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“胸忍县，山有大小石城势”。磐石城就是其中的大石城，常璩为晋朝人，可见在一千八百多年前，有文字记载的磨盘寨就已经存在。二〇一七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磨盘寨开展考古发掘，出土了一批陶器、石器，青铜器，硬是把磨盘寨的文明史推到商周时期，那时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走出峡江丛林，在此定居，劳动，生活，繁衍，成为磨盘寨上最早的原住民。

南宋时期淳祐元年（公元1241年），兵部侍郎余玠受命镇守巴蜀，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，而此时巴蜀已为抗元前线，他采纳播州人冉襄、冉璞兄弟提出的“依山制骑、以点控面”的御敌方略，以重庆为中心，因山为垒，棋分星布，以寨堡扼控水陆大道，置要隘配备梯次纵深，筑青居城、大获城、钓鱼城、皇华城、天生城、磐石城、白帝城等十五座军事城池，连山跨河，互为犄角之势。其中，余玠部将吕师夔、上官夔分守磐石、天生两城，率部与元军作战，经过多次战斗检验，磐石城固若金汤，成为著名的抗元军寨。余玠因为治蜀有功而被宋理宗封为兵

部尚书，一二四八年，在打退蒙古人多次进攻后，余玠以吕师夔部为先鋒，起巴蜀十万大军，以吕师夔部为前鋒，效法诸葛亮誓师北伐，一度打到元军的前进基地汉中，我们的祖先在吕帅的率领下为前部，号“板楯军”，第一次登上抗元战争的历史舞台。余玠自杀，吕师夔去职后，上官夔率部仍然坚持在孤悬敌后的磐石城抗元30多年，直到1275年7月，上官夔与南宋降将杨文安率领的元军在天生城大战50余日，抵挡住了元军的疯狂进攻，杨文安见不能攻克天生城，转道进攻磐石城，在杨文安的攻击利诱下，磐石城的南宋守军谭汝和在苦战数月后才最终放弃抵抗，而此时，蒙古大军已经打到南宋都城临安（杭州），距南宋政权已经灭亡只有三年。

明崇祯末年，万州罗岗坝人谭谊率谭宏、谭文兄弟，以明夔东右路协守的名义盘踞磨盘寨，并在澎溪河口建立水军，坚持抗击李自成余部李来亨、袁宗第、刘体纯、郝摇旗等姚黄十三家的农民起义军，谭谊自驻磐石城，派谭宏驻扎天生城，谭文驻澎溪口，与忠县秦良玉互为犄角，抗击李自成、张献忠和满清八旗。偏安江南的南明皇帝，为谭氏兄弟加官晋爵，分别封谭谊为仁寿侯，谭宏为新津侯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清朝八旗军，谭谊和谭宏先是积极抵抗，反清复明，与八旗军多次在川东一带激战，给清军造成重大损伤，尤其是谭文率领的水军使清军蒙受了巨大损失。清政府改变策略，剿抚并用，许谭氏兄弟高官厚禄，谭宏、谭谊有意投降，水军统领谭文坚决不从，商议未果，发生内讧。1658年11月（清顺治十五年，永历十二年），在清军进攻滇、黔，李定国率领南明军主力迎战之际，为解决滇黔之围，在南明永历皇帝的严令下，“三谭”和投降南明的李自成、张献忠余部“夔东十三家”尽起水军两万余人，战船500余艘进攻重庆，猛攻朝天门、千厮门、储奇门，清政府四川巡抚高明瞻吓得弃城而逃，救援重庆的吴三桂止步成都。正在重庆唾手可得之际，12月15日，早已有心投降大清的谭谊刺杀力主抗清的水军首领谭文，然后投降清军，清军顺势掩杀，起义军被沿江东下，一直退到云阳铜锣渡口，南明政权发动的川黔大反攻重要的“重庆战役”失败，至此，偏安一隅的南明政权日薄西山，直至走向灭亡。

谭谊，谭宏投降清朝，封谭谊为向化侯，谭宏为慕义侯，二人又投到四川巡抚李国英帐下，继续围剿李自成余部，顺治十七年，带领水军剿灭盘踞巫山的刘体纯起义军后，谭谊意气风发，躊躇满志，在磨盘寨下的澎溪

河口勒石铭功，名《得胜台》（现在得胜台存于三峡文物园），并赋诗一首：

地利称天险
台因得胜名
江郡环战舰
石堡结军营
击楫波澜静
挥戈烽燧平
蜀江从此定
磨勒纪升平

谭谊以向化侯领开云四川水师镇在升任兵部尚书李国英手下效力，在对付李自成余部李来的茅麓山战役中，李国英采纳了谭谊的“铁桶”战术，深沟坚垒，步步为营，使起义军进退不得，陷入重围。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八月，清军对茅麓山发起总攻，李自成夫人高桂英、义孙李来亨率部顽强抵抗，后自焚身亡，起义军全军覆灭。谭谊目睹其高风死节，深感震撼，向康熙皇帝提出回磨盘寨修繕昙华寺养老：“乞归林泉，修昙华古院，击壤鼓腹，咏歌太平”，被告知不准，后调任贵州安龙秉节被苗民打死。清康熙十二年（公元1673年），随着平西王吴三桂反清，谭宏在磨盘寨上竖起反清大旗，自号“武陵王”，一度占领涪、万、云、巫、奉、施、利大片区域，兵锋直指重庆，清廷震动，康熙皇帝派提督徐治都和钦差大臣苏赫臣葛起湖广、河南五省大军围剿，分七路向谭宏发起进攻，清康熙二十年（公元1681年）正月初五，清军攻破麻柳塘，磨盘寨，谭宏被杀，其族被灭。

至此，谭氏昆弟十六年的磨盘寨岁月落幕，其保境安民，战守有备，客观上起到了休养生息、发展生产的作用，使得云阳在烽火连天的明末清初得以偏安，人口得到增加。但谭谊、谭宏首鼠两端性格，抗清、降清、反清的反复无常，注定不能和孤悬敌后，抗元三十余年南宋将士相提并论。

清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康熙皇帝下达《填川诏》，由此开启了历时一个世纪之久的“湖广填四川”的人口大迁徙运动。湖南蒲圻涂氏一支，辗转来到云阳高阳黄连坝、黄石老屋场一带落脚下来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成为一方大户。清乾隆年间，涂怀安从谭、柳二姓中购得磨盘寨，其后为躲避白莲教和滇匪之乱，大批涂氏族人陆续搬到磨盘寨，从乾隆年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涂氏在磨盘寨居住了150年之久。住户从最初的几十家发展到数百家，因为山上有两口常年不竭的水井，还有两亩见方的堰塘，周围四下都是涂氏田产，一直到澎溪河沿岸至高阳，大多平时在山下谋生，有警回寨，日子也算充裕。寨子里有学校、祠堂、药房、商



磨盘寨

铺、有三宫六殿和演武场，占守两便，文武双修，又经过同治和民国初年的两次大规模修繕，俨然成为一座高山小城。晚清民国时期，为躲避棒匪和散兵游勇的骚扰，著名才子涂凤书随族人从高阳迁到磨盘寨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，1903年（清光绪29年），通过南京乡试，高中举人，曾任凤鸣中学、云阳中学校长，后出任黑龙江龙江知府，民国初年出任段祺瑞政府的国务秘书，专门负责起草各类文书和政府诏令，由于为人诚恳，低调务实，文学修养深厚，深得段祺瑞的赏识。1918年8月，涂母六十大寿，段祺瑞亲书“令德茂滋”金匾，作为贺礼，当送金匾的船靠岸塘坊码头时，鞭炮从码头一直响到其母居住的磨盘寨。涂氏的富裕一直使得不法之徒的垂涎覬覦，但是由于地势险峻、防守严密，武器先进，团丁骁勇，山下耳目众多，棒客、土匪多绕道他途，其间也发生过几次战斗，都有惊无险，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末），滇匪蓝朝鼎串扰云阳，猛攻磨盘寨，涂氏族人掘险固守，围攻磨盘寨三十余日，甚至打到瓮城，危急时刻，湘军提督周达成率军赶到，内外夹击，蓝朝鼎败走陕西。民国9年（公元1920年）2月21日，农历正月初二，地方武装数百人围攻磨盘寨，号称“吃大户”，企图劫掠富户，也因为城高险峻奈何不得而退走。

1940年，为了应对日寇可能发起的对重庆的进攻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巫要寨区，专门负责长江沿岸的防御，在南北两岸广修工事，1941年初，海军在磨盘寨设立江防要塞司令部，负责整个川东江防，隶属于江防七大队。1942年的石牌保卫战期间，七大队奉命开赴前线，在西陵峡、夔门一线布置水雷，为石牌保卫战的胜利作出了

贡献。同时在磨盘寨上驻有要塞415团两个连，配备当时最先进的苏制防空高射炮，还设有防空观察哨，架有电台，专门监视日寇飞机，使得重庆方向提前得到被轰炸预警，为保卫“陪都”作出了贡献。

1958年3月，毛主席在成都会议后乘坐“江峡”轮东下，途经磨盘寨下面的长江，熟谙历史的主席在甲板上远眺磨盘寨，和随行人员讲起磨盘寨的历史，称赞磨盘寨“很奇特”。10年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引发的武斗，使磨盘寨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，在热兵器时代，两派在磨盘寨残酷作战2个月之久，死伤100多人，动用了除飞机、大炮、军舰外的现代武器，把磨盘寨打得千疮百孔，满目疮痍，一批精美的明清建筑和建于南宋直至民国的防御工事，在这次战斗中毁坏殆尽，寨门寨墙上至今残留着斑斑弹痕。

1992年，新县城在磨盘寨下面的双江镇群益村奠基，后大规模动工，各种大型机械进场，机器轰鸣，炮声隆隆，昼夜不息。第二年，磨盘寨上流淌千年的两口泉眼开始干涸，再也流不出清泉，最后一批原住民开始搬迁，磨盘寨作为军事要塞的地位丧失后，也最终丧失了人居条件。2005年，三峡库区蓄水，水位上升100多米，尔后，万步梯、龙脊岭公园建成，盘山公路直抵磨盘寨蜂腰地带，千年险峻之古寨拾级而上百步石梯，就可直达寨门。在寨墙上驻足远眺，感受石城烟雨，南宋军寨的绮丽风光，体验一回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诗人气度。

目前，磨盘寨的保护修缮工程已全面启动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一座仿南宋风格的军寨会历经沧桑，峥嵘再现，成为又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打卡点。